

大雁飞过甘蔗林

□吴清华

因为时间的流逝,我想起了一片甘蔗林;因为那一片甘蔗林,我迷失于时间的流逝。

那年冬天,我放寒假在家。黄昏,夕阳在西山的上空踽踽着,留恋地望着村庄。它像一位老画家一样,把每一座房子的屋顶,每一棵树的树梢,每一片水面用金黄色重新点染了一遍。

我在村西面的甘蔗林附近欣赏落日,忽然,看见一群大雁在甘蔗林上空盘旋着,鸣叫着。沙哑的叫声在甘蔗林的上空回响,让这片黄昏的甘蔗林显得更加深邃又神秘。

夕阳看见自己的得意之作又增添了几只灵动的大雁,非常满意,它把画作默默卷起,收藏在黑夜之中。

风吹起,甘蔗林整齐地起伏着,蔗叶摩挲,发出沙沙的响声,而响声下面,却让人觉得,有一片人间未有的温暖正在氤氲。大雁一只只从远处飞来,在空中盘旋,温柔地鸣叫,一种回家的温馨和自在,在它们轻盈的姿态中温婉地表达着。盘旋了一会儿,一只只大雁都落在了甘蔗林中。

我找来几个堂弟,商量着趁着晚上去甘蔗林抓大雁。我们打着矿灯,蹑手蹑脚地进入甘蔗林,顺着畦沟,一点点往甘蔗林深处走去。

才走一段,就看见了大雁的踪迹:甘蔗畦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大雁的鸟粪,有的鸟粪甚至洒在蔗秆上,随处可见的羽毛七零八落地掉在地上。我们心中暗喜:这回肯定可以抓到许多大雁了。

把矿灯打着,继续前进,鸟屎和掉落的羽毛越来越多,我们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总是想着等下会突然从哪里跳出一只大雁来。

我们在甘蔗林里越穿越深,可是仍然没有发现一只大雁。大家不禁有些泄气。我们试着摇动蔗秆,想着弄出一

些动静来,吓出躲在暗处的大雁,可是不管怎么摇,也没有见到一只大雁,一直到我们从甘蔗林的这头穿到甘蔗林的那头,连大雁的踪影也没见着。我们很是纳闷,明明黄昏时看到它们都落在甘蔗林里,怎么会凭空消失了呢?

第二天黄昏,我和堂弟们特地来到甘蔗林边再次侦察,大家确认大雁都落在甘蔗林里,才放心地回去,准备晚上的再次行动。

这次的行动吸取了教训,我们带着矿灯,但是不打开,进入甘蔗林的动作也更轻了,等我们走到甘蔗林中间时,才突然打开矿灯。只见我们眼前,一只大雁嘶哑地叫着,拼命往旁边逃窜,但是,它的动作有些笨拙,有些无力,我们一下就抓住了它。

原来,这是一只受伤的大雁,下腹部有个大伤口,血肉模糊,或许是枪伤的吧。被我们抓住时,它还在不停地挣扎,挣掉了许多的灰色羽毛。

正在我们高兴的时候,旁边不远的甘蔗畦里,忽然传来一阵扑楞楞的响声,原来是附近的一只大雁扑腾着跑掉了。我们一时觉得有点可惜,要是能够抓到另外一只,就更好了。

一旁的堂弟说,这肯定是一对的,大雁都是一夫一妻的。这只受伤了,它就在那里陪着,要不然,它们晚上睡觉也有站岗放哨的,我们很难抓到。

抓到一只,我看它受伤,先养下来。我找到一管用过的红霉素软膏,给它的伤口抹了一些,再用布条简单包扎,然后把它放在柴禾间里保暖,并且放了一些水和稻谷。为了防止它跑掉,我用绳子拴住了它的脚。

起初,大雁不吃不喝,眼神疲惫,蜷缩在我做的稻草窝里。过了两三天,伤口好些了,新肉也开始长出来了,它就渐渐地喝一些水,吃一些稻谷,有时还“嘎嘎”地叫两声,但

是叫声不是很有力。

正在大雁一天天好起来时,那片甘蔗林却被砍伐收割了。农人们拿起短锄,把甘蔗一畦畦放倒,然后用弯刀的弧刀削去蔗根蔗叶,尾巴一砍,放在一堆,拿蔗叶卷成绳子,头尾各扎一条,一捆甘蔗就捆好了。捆好的甘蔗被农人搬到路边,用板车拉到糖厂修建的小火车站,装上只有外框的火车,推到火车站,过磅,晚上再由糖厂的火车头拉到糖厂压榨。

收割好的甘蔗地在冬天的寒风中特别萧瑟。留着甘蔗头的一畦畦甘蔗畦,整齐地排列着,让这片原风吹沙的温暖的甘蔗林,显得特别落寞。

甘蔗地上空的黄昏,每天依然有雁群飞过,它们有时会在那里盘旋一会儿,不时地发出一两声鸣叫,声音显得沙哑而悲苦,仿佛是在留恋它们曾经温暖的家。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那只受伤的大雁的伴侣,不知道甘蔗林砍掉之后,它们要到哪里过夜?

受伤的大雁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食量大了很多,每天都扑打着翅膀,想要飞走。它的伤口被新长出的皮肤覆盖,虽然无法长出羽毛,但是旁边的羽毛能够部分掩盖那个伤口,伤口位置也不那么突兀了。

我们决定把大雁放了。黄昏,我和堂弟们抱着大雁来到甘蔗地。

夕阳依旧多情地在大地点上染着金色,好像从来不知疲倦。甘蔗林已经不见了,它就在那里洒在甘蔗地上。

看到大雁鸣叫着飞过,就把那只大雁扔向天空。大雁挥动着翅膀,发出呼呼的风声,兴奋地向雁群飞去。

我希望飞过的这群大雁就是那群栖息在甘蔗林的大雁,我希望它能找到那只它受伤时陪在它旁边的伴侣。



常在湖边走

□黄朝霞

各种绿植无疑是玉湖的灵魂伴侣。每日下班,只要时间允许,我便会在高济街中段提前下车,沿着湖畔公园走一段。日复一日,季节更替,看着柳树在早春里一寸一寸抽出嫩芽,盛夏里日渐一日葱茏,再到深秋里一点一点吐尽绿意,直到冬日里一片一片回归大地,是谁让生命在时间里乐此不疲重复这似乎没有尽头的游戏呢?公园里还有蓝花楹、羊蹄甲以及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树、灌木、芦苇、水草,它们叽叽喳喳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我知道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风儿、鸟儿、云朵、蓝天、星光之间,是有着许多秘密交流的,说的还是我听不懂的生态哲

学。而湖水,是评价这场哲学辩论大赛深淡的裁判。它们的幸福无疑是吸引我的,自然,也感染了我。

湖畔的话题说不完,不能略过的是来来往往各色的游客、行人。这里是新城区,也是网红打卡地。我见过春日里追着风筝跑的小孩儿,见过夏夜里手拉着手的情侣,见过秋风里自弹自唱的流浪歌手,即使是在最寒冷的严冬,湖畔也不缺少知音,他们和我一样,都热爱玉湖。



最难忘的一段路

□林秀莲

会三两个凑一块闲聊,并对认识和不认识的行人评价一番:这是谁家的儿子?这么帅气!这个女人是某某的媳妇,又漂亮又能干,真是他家的福气;这是某某的媳妇,好吃懒做……

街不大,却物品齐全,卖菜、卖肉、卖豆腐、卖馒头……卖菜那家是个老头子,住得破烂,穿得破烂,却特喜欢嫖女人,街上的人背后都骂他老色鬼,早死早好!街南边有座小学楼,北边有座中学楼,每天做广播操嘹亮的声音传遍整条街。北边第一家是个小小的杉木场,每次货到,无论深更半夜,总有一批劳累了一天农活的乡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加搬杉木,来增加点收入。挨着杉木场的是织毛衣店、服装店,化妆品店……化妆品的店主阿娇,长得漂亮,也把自己那张脸抹得粉粉白白,娇嫩得如正月里的桃花,大家都喜欢多看两眼。经过她家店,真叫人忍不住哼几句——

弯弯的小船悠悠,
是那童年的阿娇。

呜……

阿娇摇着船……

我和伙伴们都喜欢进她店,尽管很少买,但也想看看她家玻璃柜台里摆着的带香气的化妆品。到了爱美的年纪,一颗欣赏美的心灵时刻在胸腔跳动。

街南边有家打铁店,黑黝黝的铁匠,黑黝黝的墙壁,黑黝黝的地面,连店门口两棵木麻黄树皮也被煤熏染得黑黝黝。伴随着铁星四溅,“叮叮当当”“咣咣咣”打铁声此起彼伏,尖锐而单调,似乎要敲醒沉睡的小街。

和父亲肉摊位并排的还有另外四五家肉贩,给父亲送饭必须经过他们面前,那一段路,我走得难为情。只要我一出现,他们就开始逗我:“今天煮什么好吃的?今天穿的衣服这么漂亮,我给你做媒介绍给我弟弟?”不善言辞的我不知道怎么去顶他们,只想赶紧逃离。有一次,我斗胆顶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的嘴巴像肉一样油!”父亲只是笑眯眯地看着,等我走到他跟前,他小声对我说,人家是开玩笑,你可别生气哦!有时,父亲会从抽屉里拿出一小零钱,怜爱地对我说:“想吃啥,去买点!”我刚转身离去,又会听到逗我的那些人跟我父亲说:“你家老么长得漂亮,就是太容易害羞了!”

有时,我刚把午饭送到父亲那里,他已经把肉卖完了。父亲说,回家吃午饭吧。于是,父亲挑着那担藤篮,我提着饭盒跟在他后面一起回家。街两旁的店主很热情地和父亲打招呼:“今天卖得挺早啊!”有的店主还预订:“明天猪肚给我留一个!”“父亲乐呵呵——回复他们。我在后面怎么看怎么不协调:父亲身材那么瘦小,可那担藤篮那么火……

给父亲送饭所走的那条街,是最难忘的一段路!路很短,却流淌着悠长的岁月。一路上,我咀嚼着生活百态,收藏着人间温情!

竹器里的人间烟火

□王雪玉

一把竹椅,搭船去山西;山西看无戏,搭船走北四(即“北方”);北四看不到,气得直跺脚。小时候,每每玩过家家游戏,总会往灶间跑,搬出那把小竹椅,和小伙伴们边拍手诵读童谣——《一把竹椅》,边把小竹椅椅面朝上,半蹲其间,双手扶着椅沿做划船动作,场景既贴近生活真实,又充满想象的张力,极富童真童趣,让人心悅怡然。

家中这一把小竹椅和两张圆背竹椅沿用至今,大抵有三十多年;一副竹篾自曾祖母手上沿用已有百年光景。

小竹椅,正方形,轻便简洁,平素置于灶台下。祖母身材娇小,常年端坐上方,手持火叉往灶膛里添柴火,烹烧家中牲畜食料及煮煮家人一日三餐,久而久之经火燎烟熏,小竹椅色泽由青绿变成焦黄;一到小麦收获季节,全家人忙活,历经拔麦、捋麦、绞麦、脱麦、打麦、扬麦,麦子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筛麦。

南风起的午后,母亲蹲坐在小竹椅上,舀一平勺麦子往竹筛里倒,随后,双手跨在竹筛沿,循环拢聚又开合自如,筛去麦壳及杂质、小砂砾。小竹椅椅面,承托母亲一连贯娴熟动作十多遍,可亲可近,画面朴实隽永;平素里,在井沿,我和姐姐还时不时抢坐在小竹椅上,安然自若刷白球鞋和搓洗衣物。

两把圆背竹椅,传统款式,约半身人高。竹匠采用细致的组装工艺流程:截取好竹、削表皮、磨竹节、像庖丁解牛一般将其削成竹竿、竹片及竹条,再煨火矫形,最后不用一颗钉子,单凭榫卯构件,就让靠背与椅身完美结合,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具。

夏夜,搬出长方形楠木桌和圆背竹椅,将其摆放在土堤上,我先占座,那竹子天然的透气性和导热性完整保留,给人凉爽舒适的坐感。每当村里戏棚唱莆仙戏,暮色未合,我们三兄妹赶紧扛条椅和圆背竹椅占戏台的靠后位置,陪伴亲戚、家人看台上台下演绎聚散离合、阴晴圆缺的人生百态。

诚然,这些竹木家具成为家的一部分,承载三餐四季,柴米油盐,见证那一饭一蔬蕴含的人间至味。

栖居以竹,恰清风徐徐渡。这一副竹篾呈酱红色,通体光滑冰凉,匀称透亮。它长约1.8米,宽1.2米,由65片厚薄约0.2厘米的竹片排列,每片头尾中间打个小孔,用尼龙丝编织串联,百年时光过去,间或几次尼龙绳断裂,曾祖母、祖母、母亲补续串联,仍完好无缺。曾祖父母、祖父母先后逝世,父亲舍不得丢弃焚烧,交与母亲用温水擦洗、暴晒、收纳,每年夏至节气搬至厢房,平铺在眠床上方,让儿女们手脚舒张,一身清凉,安然度过盛夏。

父亲说,竹篾取材的竹子含有糖分,一到梅雨季节最易潮湿长霉,你们的曾祖母一生惜物如金,心思巧,深谙生活小窍门。她在世时,每年夏至前夕,将其放置海水里浸泡数个时辰,改变竹性以防止霉变、虫蛀、开裂;即使有发现虫蛀的地方,可用尖辣椒或花椒适量,捣碎成末,塞入蛀孔,并用开水冲注,有效防蛀,所以这副竹篾五代人传用,清凉透身,连一个虫孔都没有。

白露至,地气始寒。母亲沿用曾祖母生活小窍门,同样将竹篾放置海水里浸泡数个时辰,再用温水正反两面冲洗,接着搬到艳阳下晾晒,继而用透明袋上下包裹严实,置于三门橱柜一角。

小竹椅、圆背竹椅、竹篾,取材于拙朴自然的竹子。农耕时代,民间竹匠选购深山毛竹、慈竹或楠竹,用一双灵巧勤劳的手,将竹子融入日常生活中,编出背篋、簸箕、蒸笼、篮筐、食罩、提篮、扁担、勾篮、蒸笼、盘担、斗笠等生产生活日用工具,深受老百姓喜爱,充满烟火气息。

片竹成丝,编竹为器。进入快节奏时代,越来越多的崇尚慢生活,竹艺大师在师承传统的工艺上,以竹为用,植竹于心,经过设计、取材、造型、脱胎、卷节、剖竹、开间、劈篾、劈丝、抽丝、刮篾、煨火等十多道工序,精工编造竹扇、竹榻、竹枕、竹筑炉、竹编收纳盒、竹编梅瓶、竹编茶盘等竹制品,造就了既美丽传统又新式国风的竹编技艺,这些生活器物至简至朴、和谐恬静,蕴含着返朴归真的审美意趣和人文追求,备受现代人推崇青睐。

一方空间,有竹不俗。愿觅一隅茶室,几把竹椅,煮上清茶,和三两故友交谈闲谈,赏明窗净几,看茶烟渐起,心清心净,知“竹”常乐。

柿子树

□纪朝阳

(一)
栽一棵柿子树
真的挺好——
不必费心劳力

不挑三拣四
扎根一片
含着沙砾的黄土壤

秋风吹起
一颗柿子诱惑着长尾巴的鸟
飞来啄食红彤彤的清晨

(二)
那位胸中容得下奇峰幽壑的奇女子
在远方展示最美好的
一株柿子树

透过万丈红尘
我们看见一盏盏红灯笼
照亮秋天

清晨闪现红柿子的甜美
淡蓝晴空下
我们舒展身体欢迎到来的一切

(三)
专注于做一棵普通的柿子树
在乡下
静默而不喧哗

拖着长尾巴的鸟儿飞去飞来
柿子树不为所动
柿子树的沉静来自泥土深处

所有的美好都是光阴的馈赠
人们拿捏熟透的柿子说
柿柿平安

郑倩 制图

家住玉湖,于是,便有了许多湖边行走的机会。一年四季,晴雨寒暑,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清晨、上午、下午、黄昏、深夜,我见过玉湖种种可爱的样子,当真是诗人笔下的“浓妆淡抹总相宜”呀。不过,在我看来,湖畔的美远比美人的美要开阔灵动得多!

有人说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我不太关心自己深刻还是浅薄,只知道,一到湖边,不自觉整个身心就放松了,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来自自然的馈赠。刚开始,胡子眉毛一把抓,深呼吸再深呼吸,几乎想要两口三口就把一整个湖吸进肺腑里。去得经常了,学会了慢慢品味,像喝茶那样不自觉形成了一套流程。像眼下这个幸福的季节,刚开始是微凉的风,从我接近湖的倒数100米、50米到10米、0米,我的肌肤上明显能感受出来气温在变化,我感觉得到每一个毛孔在欢呼雀跃,它们也在迎接新鲜的、流淌的养料。站立湖边,通常我会在湖中心的玉带桥上,那里遮挡少空气更活跃,也是欣赏湖景的最佳位置。我会告诉自己这个时间段告别手机,这是我尊重和回馈湖的方式。毕竟,谁愿意和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交流呢?就那样静静地站在湖畔,从容地一寸一寸移动目光,所及之处,天空、云朵、植物、建筑在水面倒映出不同丰富的色彩,日光或月光之下,湖面即兴作画,绝不重复。时有阵风吹拂,水波也来助兴,看着平静的湖面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色彩由浓到淡光亮从明渐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动变迁,不由不感叹大自然丰盛的创造力和无边的诗意。看到出神时陶然忘我,俗世里的焦灼在这里溶解掉了。若是在一个更富生机的环境之中,不知人的身心又会舒展流淌到怎样的程度呢?

100多年前极简生活的先驱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一书里这样描写: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葱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湖边的

父亲在世时,大半天时间在街中心卖肉。大姐二姐三姐忙于农活,母亲忙于家务活,给父亲送饭的事自然落到我身上。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待字闺中,我每天把热腾腾的饭送到父亲的手掌心,也默默地传递我们对父亲深挚的爱!

街中心离我家仅几百米之遥,整条街其实就是一条公路。公路两旁栽植一排排挺拔的木麻黄,一间间高矮大小不等的店铺,凌乱地排列在公路两旁。那是条不起眼的小街,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附近几十个村庄的购物消费中心。

小街很孤寂,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喧哗的叫卖声,只有街南边卖录音带的店铺飘出的歌声“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给小街增添了几分活力。贫困年代,谁家天天上街购物呢?

父亲的肉摊位于街中心。一张沉重结实的长方形木桌子,一把同样沉重结实的靠背木椅子,就构成了一个简陋的摊位。父亲有时坐在椅子上打盹,飘落的木麻黄须会落几根在父亲头上、肉上。父亲这短暂的休息,是否抵达他希望的梦乡?

每天,我提着饭盒给父亲送饭。街两旁店铺店主和我们都熟悉,习惯性说一声“送饭呀”“吃了没”,或一个点头微笑,是那个年代最质朴的问候。有时没顾客,他们就坐在店门口注视着街上的一切动态,来打发无聊的时光——行人、车辆,横穿公路的狗、猫,几粒飘落在地的木麻黄籽,几只落在地面跳跃几下又飞回树上的小鸟,几只被风刮得满街跳舞的塑料袋……这些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还